



李铁 著

一掠而过的风景

安全简报

工厂的大门

冰雪荔枝

纪念于美人的几束玫瑰花

青铜器

一掠而过的风景



布老虎中篇书系
主编 孟繁华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一掠而过的风景

李铁
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李 铁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掠而过的风景 / 李铁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9.5

(布老虎中篇小说系 / 孟繁华主编)

ISBN 978-7-5313-3428-6

I. 一… II. 李… III. 中篇小说 — 作品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8595 号

一掠而过的风景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范丽颖

封面设计 张志伟

版式设计 马寄萍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 数 210 千字

印 张 8.25

插 页 2
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428-6

定价: 19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411-39511122

目 录

1	安全简报
47	冰雪荔枝
92	工厂的大门
137	纪念于美人的几束玫瑰花
174	青铜器
216	一掠而过的风景

安全简报

安全简报（第×期）

章锦电力公司安监处××××年×月×日

本月份公司计划发电 58520.02 万千瓦，实际发电 50317 万千瓦。统计事故 3 次，障碍 4 次，人身轻伤 2 次（均不影响安全生产记录），截至月末实现安全生产 293 天。

但还有许多不安全现象。×月×日一号炉大修中，一号磨煤机缸内换钢瓦，拟用卷扬机移转缸体时，卷扬机突然断电，制粉一班班长王占元进入缸内检查，未将卷扬机启动器置于停电位置，当王进入缸内后卷扬机突然转动，造成钢绳断裂，幸未伤人。责任者：操作者本人……

我说不清这件事是不是个预兆，但我说得清，这件事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开始。面对眼前这张日思夜想的面孔，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想些什么。我凝视着她那双熟悉而又陌生的眼睛，我的鼻子极力地接受着从她身上散发出的任何一丝气息，我



的嘴唇不停地张合，用不间断的说话来掩饰着自己的紧张与疑惑。周日午后慵懒的阳光与大厅里暧昧的灯光混合在一起，令我的感觉总是与一些幻觉重合在一起，我真的没有办法阻止自己质疑它的真实性。

对面坐着的女孩叫曲丽，在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午后之前，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她在公司大院里出出进进，看着她和一些同事说说笑笑打打闹闹。本来，我以前也是有机会和她说说笑笑的，但自从我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意后，她对我总是十分冷淡。用冷淡来拒绝一个求爱者本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，如果说冷淡可以令我知趣地走开的话，那么随后她与另一个小伙子开始的一场倾厂之恋，却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。那个小伙子叫刘洪力，是和我同一批入厂的大专生，进厂后下班组当了工人。所谓倾厂之恋，是指他们的恋爱惊动了全公司的职工，因为曲丽长得漂亮，厂里厂外自然就少不了许多像我一样的追求者，也许是为断了我们这些人的念头，在一次公司团委组织的舞会上，曲丽公布了自己与刘洪力的关系。当时有个小伙子邀请曲丽跳舞，曲丽摇了摇头说，对不起，我要和我男朋友跳。小伙子瞪着一双愣眼问，谁是你男朋友？曲丽说，刘洪力呀。在一大片惊愕的目光中，曲丽与刘洪力开始轻移舞步。当时我也在场，我发现整个舞会上曲丽只和刘洪力一个人在跳，他们的眼睛都亮亮地凝视着对方，专注而又柔情。

喝点什么？我说。

原汁红酒吧。曲丽说。

原汁红酒和饮料一样，算不得酒。我说。

我怕喝醉了，所以只能喝原汁红酒。曲丽说。

我不好再劝，只好点了一瓶原汁红酒。西餐厅里人们说话的

声音都很低，连音箱里播放的音乐也音量很低，旋律舒缓，像在轻声述说着什么。说心里话，我本人极不喜欢吃西餐，但请女孩子吃饭，我却偏爱西餐厅，我认为西餐厅的氛围很适合一对男女交谈，再大嗓门的人到了这种环境也会情不自禁地放低声音。而面对放低声音的异性，不是幽会也似幽会了。

我说，真想不到，你能同意和我一起吃饭。

曲丽说，这有什么，吃顿饭又不违法。

我说，可是，我还是觉得有些特别。

曲丽说，是吗，现在特别的事情还少吗？

我咂了咂嘴没有吭声，其实这次见面的机会来得十分偶然也十分简单，我在街上遇见了曲丽，打招呼的时候顺嘴就说出了要请她吃饭，我想她一定会拒绝我的，想不到她竟接受了，至少在几分钟之内我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进行了。西餐厅赋予了我们一种意外的诗意，也使曲丽在我心里本来很坚硬的记忆变得柔软起来。

我说，你的心情好像不太好？

曲丽说，你说对了，我近来的心情确不是很好。

我说，为什么？

曲丽说，不为什么，我只是觉得很烦。

我说，这就是我们能够坐在一起的原因吗？

曲丽说，我也说不清楚，不过，喝过一杯红酒后我的心情已经有所好转了。

我说，是不是你们闹别扭了？

曲丽的眉头微皱了一下，她当然知道我说的你们是谁，我这么问纯粹是惯性思维的结果，我想不出让一个热恋中的女孩子心烦会有什么另外的原因。



曲丽说，我们没有闹别扭，我们相处得很好，你可能知道，洪力他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，这阵子他一直在加班，我至少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了。

我说，所以你才心烦？

曲丽说，也不是，我们虽然见面少了，但却经常通话，只要他闲下来，他就会打电话给我。

曲丽说到这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搁在桌上的手机，我也随着她的目光看了一下她的那只小巧的手机，手机很普通，款式也有些落伍，但它却是一对男女恋情的见证，有多少情话是通过它说给对方的呀！想到这我突然觉得心里酸溜溜的，并开始对自己此时的心理产生了怀疑，我究竟是什么心态呢？是追求的延续，还是花钱往自己的伤口上撒盐？我是一个固执的人，即使人家已经名花有主，我仍然难断这个念头。我曾无数次地把自己与刘洪力做全方位的比较，自然条件方面，我的身材高大，刘洪力的身高却只有一米六九，我的面部线条硬朗，五官与身材搭配起来和谐而帅气，刘洪力面相阴柔，与偏矮的身材搭配起来显得小气而猥琐。家庭方面，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说我生于书香门第一点都不过分，刘洪力家在农村，考学入厂才勉强成为城里人。还有一个方面，是我们目前各自的身份，我是公司安监处的干部，而刘洪力不过是生产一线的一个焊工，尽管他是劳模，但谁都知道时下已经很少有人把劳模当成一回事了。当成一回事的是蓝、白领之分，目前蓝、白领之间的收入差距是越拉越大，几乎就是两个阶级的人了。

你们是很特别的一对。我说。

一个机关干部爱上一个工人，这种例子不是很多。我又说。

洪力他不是个普通的工人。曲丽说。

可他毕竟还是工人。我说。

曲丽翻了翻眼皮，看得出她对这句话有些反感，但她却没有反驳我。曲丽是公司培训部的一名干部，身份和刘洪力是不对等的，和我倒是很相当，我知道这种想法很不妥也很可笑，但没有办法，我无法阻止自己的这种惯性思维。

公司已经安全生产二百九十三天了。我换了个话题说。

是吗？曲丽应道，然后心不在焉地看了一眼桌上的手机。

如果安全生产达到三百天，我们都能拿到一笔不菲的奖金。我说。

普通工人得一千元，像你我这样的处室干部能拿三千元呢！我又说。

你觉得满足了？曲丽的嘴角斜了一下，说，据我所知，各部门的负责人要拿到八千元呢，老总们可能要拿到好几万。

我扯起这个话题，目的是想用奖金的等级来刺激一下曲丽的自尊心，让她认识到自己与刘洪力之间的差距，没想到她以同样的办法反击了我。我有些尴尬，就仰脖喝了一大口酒。

餐桌顶上是三支柱形的吊灯，灯光是深蓝色的，照在曲丽的发梢上带出了一圈蓝色的毛茸茸的光边，这如丝如织的光线使喝了酒的我有了一种恍若如梦的感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手机铃声骤然响起，曲丽下意识地拿起桌上的手机，但响铃的不是她的手机，而是我的手机。我掏出手机接电话，电话是我的上司安监处处长老曹打来的，他用变了调的声音说，厂房里出了人身事故，我们都要立即赶到现场。

可是……我望了一眼对面的曲丽，犹豫了一下。

可是什么，必须要快。曹处长说罢电话就断了。我其实知道



这是件没有商量余地的事情，我脱口说的“可是”不过是对曲丽的一种交代，或者说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罢了。收起手机后，我跟曲丽说了声对不起，就立即离开了西餐厅，急急往公司赶。

二

安全简报（第×期）

章锦电力公司安监处××××年×月×日

×月×日 15 时 55 分，三号机组大修现场，三号高压加热器解体大修，汽机分厂焊工班焊工刘洪力进入高加器内作业，焊枪刚一触及其壁即造成触电，监护人员高刚随即打闸报警。事故原因待查……

我赶到事故现场的时候，现场已经被有关人员封锁。封锁圈外挤了不少围观的职工，公司的头头脑脑也来了不少，他们交头接耳地说着话。厂房内的庞大噪音像是一个哮喘病人夸张的喘息声，令人的神经不知不觉就绷紧了。

解体的高加器内已经没有人影了，我挤到已经赶来的曹处长身边，低声问，伤者呢？曹处长说已经被救护车拉走了。我又问生命有危险吗，曹处长斜了我一眼说，已经咽气了。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，想问死者是谁，但一见曹处长那快要下雨的脸，我就知趣地把话咽了下去。

我是在事故通报会上才知道死者是刘洪力的，刘洪力所在的焊工班的休息室成了临时会场。我们公司的头号人物尹总也参加了会议，我看见他冷着脸坐在焊工班长那张摇摇晃晃的破转椅上，他身后有个人递给他一支烟，他虽然接在手里，但看也没看

就把它丢在地上。

请把事故如实讲一遍。尹总说。

讲述事故经过的是焊工班班长老陈。他是站着讲的，由于紧张，他的身体不停地抖，讲得有些磕磕巴巴，但大家还是听懂了。事情是这样发生的，这天下午，焊工刘洪力和高刚来到解体的三号高加器干活，由于高加器内部是装蒸汽和水的，按安全规程规定，必须在解体晾晒四十八小时以上，方可进入进行电焊作业。也就是说，要想进入解体的高加器内电焊，必须得等里面的湿气充分挥发掉方可进行。这天下午三点，刘洪力在高刚的监护下，一个人进入高加器内，可焊枪刚触及其壁，就闪出了一道耀眼的弧光，刘洪力惨叫一声就倒下去了，巨大的电流从他的右臂斜着穿过了心脏。高刚见状赶紧拉开电闸，并向厂报了警。等120急救车赶到时，刘洪力已经停止了呼吸。

高加器解体真的达到四十八小时了吗？尹总问。

是的。老陈说。

是你具体负责吗？尹总又问。

具体操作负责人是刘洪力。老陈说。

是否真的满四十八小时，不能仅仅死者一个人知道吧？尹总说。

当然，有关人员都知道。老陈说。

只差七天就安全生产三百天了，这将给我们公司带来多大的荣誉呀？我已经跟省总公司打了包票，财务处也已经算好了奖金，这一下全完了。尹总说。

屋子里发出一阵歔歔声。

接下来大家开始讨论事故的处理方案，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晕乎乎，几乎不知道他们都在说些什么。刘洪力的死令我有一种



难以言说的感觉，刚听到死者是他时我像被一颗子弹击中一样，知觉都没了。恢复知觉后，我曾掠过一丝庆幸的感觉，但瞬间就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只有惊讶。我想到了曲丽，想到了她知道这件事后的表情和心情，我甚至还猜想了以后她将对采取的态度。

刘洪力死得很可惜，他可是省级劳动模范呀！尹总说，有关人员要尽职尽责地处理好这件事，有失职者，我一定不放过他。

尹总讲话的时候屋子里静极了，这句话的威慑作用和尹总身上强大的磁场搭配起来，令在场的人都不寒而栗。曹处长用胳膊轻轻地碰了我一下，压低声音说，我们都大意不得，弄不好要丢饭碗的。

我木然地点了点头。我知道曹处长说得没错，惹尹总不高兴就是和自己的饭碗过不去。时下国企实行的是层层承包层层聘用，老总选自己的副手和中层干部，中层干部们再选自己的下属。我是曹处长的手下，我一直提醒自己，要想坐稳目前的位置，就必须和曹处长保持高度的一致。

事故处理小组在这次通报会上成立了，组长由公司的一位副总担任，曹处长是副组长，我是组员。对于事故处理我是轻车熟路的，但对处理这起事故我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，我知道，要真正做到公正与公平，我必须要与自己内心的某种东西做顽强的对抗，还有，我将以何种面目面对曲丽，也必须是我要考虑的一个问题。

这天夜里我失眠了，外面好像风很大，我听见窗外有什么东西不停地敲打着一块易响的物体，传到耳畔很像一种有节奏的打击乐，给我的失眠做着伴奏。我虽然闭着眼睛，但总是能看到刘洪力和曲丽的影子，尽管刘洪力已经死了，但潜意识里我一直在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。我一直暗自把刘洪力定位为一个强大的情

敌，可这个强大的敌人却在一瞬间轻而易举地自己消失了，令我简直难以适应。我又想起下午的幽会，以前我曾多次约过曲丽，但都被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，今天下午的应约意味着什么？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，一次不同凡响的午餐准确地预兆了一个人的死亡？

我还顺理成章地想了一些有关曲丽今后生活的事情，确定的恋人死了，下一个被确定的恋人会是谁呢？我不可遏止地想到了自己，但仅此而已，我坚定地掐断了这种思维走向。我知道在这种时候，我是不应该想入非非的，我必须以一种我这种身份所应该有的心态和热忱，迅速地投入到该做的事情中去。

事故处理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例会，尹总和一些有关人员也参加了。会上，工会主席老徐提出了一个建议，他说刘洪力这几年一直是公司的劳模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他因公而亡这件事上做一做文章呢！尹总问他想做什么文章，老徐说，我们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像铁人王进喜，或者像孔繁森一样的英雄人物，时下最缺少的就是工人典型，只要我们宣传到位，不愁这个典型不火。老徐的建议立即得到一部分与会者的支持，他们说这个典型要是树立起来，对扩大公司的知名度极为有力，这可是个不可多得的机遇。曹处长表示反对，他说如果树立正面典型，这起事故的性质就将另行定位，责任者恐怕就要排除死者本人，那样的话，不但会颠覆我们一贯应用的事故处理原则，而且还会有一连串的负面影响。

什么负面影响？老徐问。

第一，事故的警示作用将会大打折扣；第二，在善后处理上公司将会十分被动；第三，一些安全隐患将会被遮蔽。曹处长说。

我们还是听尹总做决断吧。老徐说。

我注意到尹总一直在很认真地听着他们的争论，或者说，尹



总对这种争论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耐心。大家都等着他做决断的时候，他甚至不慌不忙地品着茶，吸着烟，直到把一棵烟吸完了，他才抬起头来说话。我很清楚，在他品茶吸烟的过程中，他的思想斗争一定会很激烈，他的决断不仅将影响一个工人死后的荣辱，还将对公司的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。如此千斤重担系于一身，我总觉得有欠科学与公允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。很多比这重要得多的事情还不都是维系于某一个人的一念之间嘛！

尹总说，这个典型还是不树立的好，以稳妥起见，还是按惯例尽快把事故调查清楚，做出妥善处理吧。

尹总的声音不高，但一点也不影响其一锤定音的效果。大家没有再争论，接下来每个人的发言讲的都是处理事故的细节问题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，要尽快查清刘洪力是否是在高加器解体四十八小时后进入作业的，如果不是，那事故处理起来就简单多了，明显是刘洪力在违章作业嘛，责任者绝对是死者本人。如果他是在四十八小时后进入作业的，那还得找其他方面的原因。

散会后，调查工作就将正式开始，曹处长指定我下基层调查取证。散会往外走的时候，曹处长对着我的耳朵说，要依靠群众，要做好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。记住，一定不要出乱子。

我点点头，然后看了一下曹处长那张意味深长的脸，感觉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很多。

三

安全简报（第×期）

章锦电力公司安监处××××年×月×日

×月×日 11 时 55 分，六号炉炉膛变正压，汽包水位下降，

运行人员检查炉高温段省煤器时发现漏泄声，遂向总调申请停炉，15时总调同意，16时58分发电机解列。停炉后发现高温段省煤器乙侧前数42排上数第2根管爆漏，21排上数第6根爆漏。经更换管段后，于×月×日24时发电机并列。事故单位：锅炉分厂……

吃过午饭后，我一个人回办公室休息，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曲丽正站在办公室的门口等我。我的心一刹那提到了嗓子眼儿，怎么面对这种变故后的曲丽，我还没有一点心理准备。我有些慌乱地掏钥匙开门，然后侧身让曲丽进屋。

曲丽落座后，我才仔细观察了一下她的脸。她的面部表情很符合饱受打击的女人所应该有的表情标准，不施粉黛，阴云密布，眼神凝重。在窗外投进来的强烈阳光中，她的脸色显得十分苍白。我给她倒了一杯水，她接水杯的时候，我闻到了一股我经常臆想到的淡雅的香味。

真没想到会出这种事情。我说。

我看见曲丽的眼睛里很自然地流出了泪水，她俊俏的脸因泪水泛滥而变得有些扭曲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腮帮和鼻梁上多出了许多皱褶一般的波纹。我猜得出她此时的心情会有多么悲伤，可是我又有办法呢？我所能做的只能是用通俗的语言劝一劝她罢了。

你要往开想。我说。

曲丽继续流了一阵泪，然后掏出一块手帕往脸上胡乱一抹。她的那块手帕像是有某种魔力，那么一抹，眼睛就不流泪了。尽管脸上还有明显的湿痕，但我发现她的眼眶里的确没有泪水了，只是眼白处多了一些血丝。



这事出得蹊跷。曲丽说。

她终于开口说话了，但对于这句话我却不知怎么接茬儿才好，我只好默默地听她说下去。

看来，事情真的是有预兆的，出事那天下午我心里一直莫名其妙地烦躁，和你在一起吃饭时，我依然是心不在焉。曲丽说。

也许这的确是预兆。我说。

一个大活人，而且是那么一个有朝气的人，说死就死了。曲丽说。

事故嘛，这在企业里也不算什么新鲜事。我说。

听说，是你负责调查事故的原因？曲丽说。

曲丽凝视着我，我看得出她目光里的内容是什么，我也知道我此时的态度将左右今后她对我的态度，我当然不能懈怠。于是，我很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曲丽从我的桌子上拿起了一份安全简报，然后朝我挥了挥，说，这上面的事故责任者，好像都是死者本人？

我迟疑了一下，没有吭声。

曲丽突然站起身来，面向我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把我吓了一跳。她说，看在我的面上，我求你能秉公办事。我慌忙把她扶了起来，说你别这样，就是不看你的面，我也会秉公办事的。这个时候，午后上班的铃声响了，曲丽没有再说什么，她抹了一把脸，转身就走了。

我要找的第一个人是汽机分厂厂长老褚，事故发生在他的分厂，他的看法以及他提供的材料将是至关重要的。

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，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发呆，厂房里的噪音轻易地渗过墙壁，使他的办公室像是行进中的车厢。在这样

的屋子里，我总有一种行进中的感觉，变小了无数倍的噪音与车轮的声音十分相仿，很配合地支持了我的这种错觉。

我说，褚厂长你好，请你谈一谈这起事故的一些情况吧。

老褚示意我坐下，然后掏出一支烟给我，我说不会，他就自己叼在嘴里，点燃了，很有派头地吸一口，然后说，事故过程其实简单得很，你也知道的，没什么可说，我还是先说一说刘洪力其人吧。

我找出纸和笔，很认真地做出了一副记录状。

老褚讲：

刘洪力的死的确令人悲痛而又可惜，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年轻人，他的那股上进好学助人为乐的劲儿，几乎无人能比。六年前，他裹在一群新入厂的大专生中间并不显眼，我到人事处领人的时候几乎没有发现他的存在。他长得又瘦又小，人多时又不善言谈，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那种人。往回走时，他就跟在我的屁股后面，是我领回来的六个新职工中的一个。路上几个年轻人抢着我搭讪，都想用简单的语言博得个最好的第一印象。他们都知道，分厂办公室要留两个人，其他四个人则会被分配到班组里去，所以我对他们的第一印象至关重要。这之前，已经有人把关系托到我这里，但都被我拒绝了，在没有见到具体人之前，我不会拍板定人的。我把人领回来后并没有急于分配，而是叫他们六个人先都留在分厂，随着分厂里的一名技术员先熟悉情况。我这样做，就是想对他们一一进行考查，现在企业都在减人，能破例进人，就是要输入新鲜血液，让有学历有能力的年轻人来充实我们的职工队伍。我对用人是很慎重的，经过一个星期的考查，刘洪力逐渐浮出水面，成为我颇喜欢的年轻人之一。为什么？因为